

大學論壇

University Tribune

第廿九期

出版者：南洋大學學生會

編輯者：南洋大學學生會出版部

〔新加坡裕廊律南洋大學〕

出版日期：一九六二年十月二日

定價：每份一角五分

承印：光華印務公司



南大的前途是光明的！

自從創辦以來，南大就遭受到無數的詆毀，無數的誣衊，無數的打擊、破壞、漫罵、指責和無數的冷箭明槍。

遠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日，當陳六使先生登高一呼，萬山響應時，南大的創立，就遭到英殖民地官員的反對。接着，便發生了林語堂事件。接着，又發生了白里斯葛報告書企圖使南大變質的事件。

這在當時原都是無足為怪的。因為在一個殖民地，為了麻痺、腐化人民的思想意識，方便其統治起見，宗主國總是阻礙、壓抑、拮据民族教育的發展。豺狼總是豺狼，牠們是吃人的，怎麼又會成為人類的朋友呢！這原都是無足為怪的。

可是自從星洲獲得自治，聯合邦獲得獨立以來，南大還是得不到一個獨立自主國家的政府所應給予大學的合理地位，雖然南大一向忠于自己的國家，忠于自己的人民，竭盡心力培養許多建國的能手。

聯合邦政府對南大的敵意是直截了當的，它坦率地把她當作一間外國大學，無視她是存在我國國土上的鐵一般事實。而本邦政府則于一九五九年成立了南大檢討委員會，在忽視她創辦的歷史條件底基礎上，公佈一份報告書，內容盡力抨擊她的學術水準及財政狀況，對她作出了不利的結論，然後，藉所謂「南大不改革」等問題對南大採取不理不睬，甚至企圖為難的態度，造成南大在發展上碰到更多的困難。

迄今為止，兩地政府始終不肯承認南大的學位，不肯資助南大，而且對南大畢業生極盡刁難之能事，一而再挫折他們為國服務的熱情。

然而，本邦的教育部長楊玉麟先生却又在本校第一、二屆畢業典禮上大言什麼南大將得到像馬大一樣的照顧，什麼為政府任用的南大畢業生並沒有辜負「我們的信任」。

這是個笑話，這的確是個笑話，這的確是個荒唐的笑話。——今天一切都和殖民地時代一樣，南大依然受到冷淡與敵視，民族教育繼續遭受壓迫與摧殘。

然而，南大也並沒有停頓、退步，更沒有死亡。相反地，她倒像個巨人一般，頑強地在荆棘叢生，陷阱滿佈的崎嶇小道上走着前進。雖然，步伐有些遲緩，却是踏實的、穩健的、為營的。

七年來，南大的校務無不日趨完善，學術水準也不斷提高。如今，她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已分佈于星馬各

地，各為社會貢獻出他們的智能而深獲得各階層人士的交口相讚，甚至連楊教長也不得不承認：「那些已經被公務人員任用委員會錄取的南大畢業生，已經發揮他們的本質而並沒有辜負我們的信任。」她在籍的同學，則出版了卅多種刊物，這些刊物有用華文書寫的，有用國文書寫，有用英文書寫的，內容包括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各方面，從理論原則的探討到實踐調查」，其中有許多「不但獲得了我國各階層人民的重視，並且也贏得國際著名學術機構的賞識，甚至連現政府的某一些部門，也會分享我們的某些研究成果」。一些學者名流也不斷公開讚揚南大，譽南大的理科水準，「已超過了美國大學的水平」，譽數學系的水準，「非但已達到一般外國大學的水平，而且還有超過該等水平之勢」，而英聯邦大學協會也於今年初接受南大為會員，倫敦大學評議會也議決通過承認南大學位。

這些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南大並沒有辜負眾人的期望，證明南大是應星馬社會之需要而建立的，是服務於星馬社會的。

然而，她仍然被有居心者所歧視，不但沒有溫暖，連冷菜殘羹也享用不到。

那麼，南大今後的地地位將是怎樣的呢？南大又將何去何從呢？

我們認為，從柯波特報告書的極力讚揚殖民統治看來，馬來西亞計劃的實施，將不能意味五邦英殖民統治的結束，相反地，它却是延長英國在這五邦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各方面的利益，實行新的殖民主義統治。因此，大馬或假合併真的被強硬推行，南大勢必繼續再經歷一場驚濤駭浪的境遇則是可以斷言的。

最近，星馬兩地政府的一些言行就透露了一些端倪。去年年底，當東姑總理在下議院提出動議，要求國會通過支持他所提出的馬來西亞計劃時，在長達一句鐘的演詞中，東姑總理再度指責南大是沙文主義大學，他說：「……同時，聯合邦人民對與新加坡合併，有若干不安之心理，佔人口最多之新加坡華人對中國表現有強烈的關係，而係趨向華人沙文主義，事實已證明新加坡有一所華文大學……」。近日，聯合邦政府又以「危害公眾安全」為理由明文禁止本校文學院院長嚴元章博士永久進入聯合邦。稍後，政府又宣佈限制包括本校在內的本邦九十七間學校師生進入聯合邦旅行。

在本邦，政府的法律代理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對南大同學發出諸多惡意的指責，並且將史地學會出版的「馬來亞民族運動簡史」列為禁書，吊銷「史地」的出版准証，盤問其執委，而又壓制報章不許其發表抗議聲明，同時還為「民意測驗」而傳政治學會主席去問話。

兩地政府的這一連串舉動，無非意圖在人們的腦海中造成一種錯誤印象，即南大的師生都是洪水猛獸，不利於國家的份子，從而收到無人敢表示愛護，支持南大的功效，同時也顯示了它們正極力扼殺我們師生的言論、學術、出版自由，欲使我們同學無法在廣袤的學術領域上呈現出百花爭春的盛機，而只剩下了枯萎與凋謝。

這一系列的事實並非偶然的。這和兩地政府一路來敵視南大的態度分不開的。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只是攻勢的開始。

然而眾人所苦心創辦起來的大學，是不容許任何敵視和破壞的。七年來，靠着社會人士的鼎力支持，靠着校董、師長和同學的通力合作，團結一致，南大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是堅持過來了，南大已向前邁進許多。因此，誰也再沒有理由懷疑這條路是走得通的，今後，南大必然再堅持下去，邁步走向康莊大道。

當然，在前進的道路上，勢必出現更多的羈絆，更多的阻撓。然而，我們決不悲傷，也決不失望，因為我們知道，伴隨着人民的反殖力量的壯大，殖民勢力終有一天必徹底地、全面地、干淨地在我國國土上被殲滅，那時候，南大問題就不存在了，南大將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扶持與支助，她將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前飛展，為我國培育更多的建設英才，南大的前途是光明燦爛的！

在此，我們呼吁社會各階層人士於未來黑暗，艱辛的日子里，繼續給予南大物質上、精神上的支持。我們也呼吁同學們加強內部團結，粉碎一切挑撥離間，提高警惕避免踏進任何圈套，並與師長、校董取得更進一步的合作，在董、教、學三方面同心協力，通力合作的基礎上，捍衛南大，維護大學自主權，讓南大安然度過這一段艱巨的路程。

我們堅信，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莎士比亞說過：「黑夜的盡頭便是黎明！」當夜最深沉的時候，也就是光明即將來臨的時候。我們正滿懷信心，迎接那即將到來的黎明，迎接那充滿着生機的黎明！

大學生在社會變革中的任務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切反帝、反殖、反獨裁的人民站起來了。在長期被帝國主義者奴役下的殖民地人民揭起了要求獨立自由的旗幟，指向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敵人——殖民地統治者。於是一個個國家獨立了。然而，這些新興的國家却遭遇不同的命運。一些國家的政權掌握在人民的手中，他們正為建設美好的國家及維護世界和平而努力，另外一些國家，却被新型的殖民統治方式所取代，或被大獨裁者所佔有，或互相割據。這是亞非革命史上慘痛的事實的一面。這種事實今天還在發生并延續着。這些國家的人民，他們又被捲入了舉國烽火的鬥爭中，為他們的真正獨立和自主而鬥爭到底。

我們所處的是一個新興的國

家，我們的遭遇也不能例外。本來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却被強硬地分割開來，而今天又要強硬地把他們合攏回去，這又是什麼道理呢？只要是和星馬的獨立與自主的鬥爭有關係的人民，並不難了解這是殖民統治方式的變相，不然，又為什麼先讓他們分而治之，現在又要強令其合併，甚至包括北婆三邦。作為五邦的人民，對於在合理的基礎上的合併是沒有理由反對的，但是，事實上這種在積極推行中的合併並不能帶來人民將和藹相處的遠景，相反地，它將繼續維持英殖民地在於此地區的經濟與軍事上的利益。這也就是五邦人民反對在這種強制而非自願的基礎上進行合併的真正理由。

身為高等知識份子，今天，

我們應該明瞭自己在這激變變革的社會中的任務是什麼，學運在星馬爭取獨立與自主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重要的。我們試環顧亞非各國的鬥爭，沒有一個鬥爭能夠缺少學運這一環，非但如此，他們的作用更不容忽視的。南韓張勉政權的垮台，土耳其孟特拉斯政權的潰敗，日本的反池田運動，都在在說明了學生運動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任何敵視這股力量的人，雖然暫時不會，但最終必將被擊敗。

今天，在邦國的事務中，最中心的問題莫過於真正的合併和假合併、民主和獨裁的鬥爭問題。任何人是沒有理由反對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進行合併，更沒有理由反對在民主的精神上徵詢人民對合併方式的意見的。但是，

如果合併的基礎是不合理的，同時，它的成功是通過不民主的手段和製造輿論所達致的，則其遭到反對是必然的。今天，大學生對這關係星馬人民的前途和利益重大的問題進行探討，表示意見是必要而且是應該。

我們應該認清我們的任務，更應肯定我們有參與國家事務的權利，在我們的會務方針中已經明確地指出，「加強團結，力求南大發展。鑽研學術，關心祖國前途。」是我們今年度的工作方針。我們完全意識到星馬政治社會的變革對於人民的影響是既深且鉅的。民族教育及人民的民主權利能否得到保障，胥視星馬政治社會的發展趨向而定。今天的具體事實是：我們所處的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的社會，我們並沒有完全擺脫殖民地的統治，合併問題只是某一小部人在安排，新型的殖民統治將進一步地控制我們。我們的具體任務是什麼？毫無

疑問的，除了學習，我們的另一個任務便是反殖。處在此時此地的我們，是不能卸却我們反殖的任務的，只有反殖，我們才能獲得真正的獨立與自主，才能擺脫各種類型的殖民統治方式，才能有一個和平安寧的學習環境。

今天，我們的任務是爭取更大的自主權利——合併的問題，是必須基於平等合理的基礎，同時，讓人民在合理和民主的措施中自由選擇才能達致。任何變相的殖民統治方式，將遭遇到我們的反對，它最終必將失敗。

蘇加諾總統對學生的任務曾經明確地指出：「在殖民地國家的學生，他們的任務是反殖民主義者。但是，在已經獨立的國家的學生，他們的任務是建設國家。」我們的國家還未獲得真正的獨立與自主，我們的任務是明確的，蘇加諾總統對於學生在反殖鬥爭中的任務的指示，將是我們鬥爭的道路。

光明・黑暗・及教育前途

——嚴元章博士——

編者按：文學院院長嚴元章博士突被聯邦政府限制永久不得進入聯邦。以一個「新馬難得的教專專家」，以一個積極為我國培育英才的老師，竟平白無辜蒙受這樣不民主的遭遇，這真是「人間何世」？！

然而，真理是殺不死的，公道自在人心。連日來，各界人士莫不對此事件議論紛紛，私下表示非常需驚與同情，而同學們更普遍的感到憤怒與不滿。本會及本校十二團體曾先後發聲明，強烈抗議政府此一命令，並指出「這完全和聯邦政府一貫來不平等對待民族教育與敵視南大的政策分不開」。本校社科出版的「社會知識」第三期為文評論道：「嚴元章博士的被禁止進入聯邦以及目前許多南大同學的不斷的被污蔑，正是兩地政府打擊南大一系列攻勢中的一部份」。其意圖無非「在於製造一連串假象，以混淆人民對南大的認識，使他們產生誤解」，而此事件事實上已「牽連到整個民族教育存亡，人民民主權利虛實的問題」。我會代表於本會舉辦的中秋聯歡晚會上詳細的分析此事件，認為不但暴露了聯盟政府歧視和摧殘民族教育的面目，言論自由的存亡，且進一步暴露「合併」後的所謂「教育自主」將「主」到甚麼地方去。聯邦教總發表書面談話指出「這不只是本會的損失，也是整個教育的損失」。本邦新聞工作者協會的機關報——新聞春秋，也為文批評，指出「如果聯邦政府這些反自由的行動是一種未來事件的預告，這的確是一個悲劇，是會留下一條漫長而悲哀的道路，在未來的年頭裏」。

為使讀者及社會人士進一步了解問題的真相，我們特把嚴博士在我會舉辦的中秋晚會上向同學們的講話全文刊登如下：

一

學生會每年都舉行「中秋晚會」，我想，主要的意義是表現愛光明的熱情。一般人都是愛光明的，年青人更愛光明。

月的光明，自然的光明，不長留；人的光明，社會的光明，倒是可以長留的。只是，不幸得很，人類當中有蠢東西，也有壞東西；再三再四地，他們帶來黑暗，趕走光明。這是人類的悲劇。

月的光明，自然的光明，去了要再來；人的光明，社會的光明，可幸也是這樣，去了還會再來的。看歷史，歐洲曾經有過一個千年長的「黑暗時代」，終於是過去了。看地理，非洲曾經淪落為「黑暗大陸」，現在也在顯露光明了。

當我們想起，人類在爭取光明的長程中，所得來的種種偉大成就，自然會使我們，對於人類的光明前途，懷有極大的信心。由此，要是我們面對黑暗的時候，不論環境怎樣困難，我們必須堅決爭取光明的再到來。

二

今晚你們要我講話，如果我不講到自己，不講到自己跟聯邦教育的關係，顯然是不夠的。因為這一週來，我忽然變成「新聞人物」；許多人都談到我，我也該談談自己。並且，我之所以變

成「新聞人物」，是由於我跟聯邦教育的關係。

新近，我是被聯邦政府永遠禁止入境了。據說，這是為了「公安」的利益着想。我實在不明白，所謂「公安」到底是甚麼意思？像我這樣一個書生，單手獨拳，居然也有本領危害聯邦的「公安」嗎？

也許聯邦政府說我，力爭教育的平等，力爭母語教育的存在，以及毫無畏縮地為「林連玉事件」說話，便等於危害聯邦的「公安」。那就讓他們去說吧。

本會吁政府發還「史地」准証並停止干擾學習生活

自行動黨政府正式宣佈吊銷南大史地學會的「史地」出版准字後，已引起同學們普遍感覺到政府侵害大學自主權的嚴重性。而做為南大學生最高機構的學生會對此是決不能表示靜默的。

我們認為，「史地」是刊載南大師生與學者們的史地著作的學術性刊物，在星馬社會裏類似這種刊物的出版可說不多；政府的吊銷行動無疑是更進一步地侵犯和剝奪了大學的學術研究自由權利。雖然，這是政府吊銷南大刊物出版准字的第一次，但是，我們怎能確保今後我們的基本權利不會繼續受到侵犯呢？故此，我們深望，社會各階層人士給予密切的關注。

我們猶未遺忘，不久以前，當敵視南大和不准南大刊物出版的陰謀被揭穿時，政府不是圓滑地掩飾，大嚷着政府准許甚多大學的刊物出版嗎？然而，這種叫囂面對着今天的事實與壓制新聞已是不攻自破了。今天，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在那裏？到底政府要不要尊重大學的自主權呢？

其實，緊接着嚴元章博士被聯邦政府永久禁止入境的事件後，政府又吊銷了「史地」出版准字。可是，此波未息彼波又起，近幾天來，政府曾兩度傳召史地學會的新舊負責同學到政治部作疲勞的盤問，同時，不明身份人士也公然進入學校，有意製造恐怖氣氛，干擾同學們的學習情緒，完全漠視神聖的大學自主權的尊嚴，這怎不使到同學們感到不安和憤怒呢？

在此，我們要嚴正地指出，南大的兒女們是有正義感的，是擁護真理的。我們正如所有熱愛南大的社會人士一樣，是絕不容忍任何不利于南大的陰謀詭計遂其所欲，也不能坐視大學自主權的被侵犯和剝奪。

我們認為，如果政府尚有一點明智的話，就必須慎重地考慮收回吊銷「史地」准字的成命，並且停止任意傳召同學到政治部作無謂的審問，及停止干擾大學的學習環境。

三學聯嚴辭責當局限制旅行震驚學生基本權利遭受侵犯

我們——三高等學府的代表團體，即新加坡大學學生會，南洋大學學生會及工藝學院學生會——對於聯邦政府最近所頒佈的一九六二年內部安全（教育團體訪問）條例，限制新加坡學生在聯邦自由旅行，感到震驚。

正當星馬兩地正要復歸統一之際，一般人原以為針對某些新加坡教育團體自由旅行的既存阻碍將隨着星馬合併之來臨而解除，然而聯邦政府却認為目前適於施行此項禁令，這實在令人驚奇。我們無法瞭解此舉的真正目的。

對於政府認為一九六二年內部安全（教育團體訪問）法令會與在一九五七年學校（旅行）條例施行下的聯邦環境相吻合的這種說法，我們不能贊同。其實，這兩項條例的個別目的是完全不相干的。一九五七年學校（旅行）條例在於保障聯邦學校的紀律，而對於一九六〇年公安法令下的一九六二年內部安全（教育團體訪問）條例却不可能作同樣的解釋。

我們三學生團體譴責聯邦政府的此項行動，由於它將造成并加

三

這裏談到教育。

我學教育二三十年，辦教育二三十年，由此，我夠資格說：力爭教育的平等，力爭母語教育的存在，在原則上是完全正確的。教育的平等，母語教育的存在既然在星洲是對的，在聯邦當然也是對的。為了堅持正確的教育原則，我據理力爭，絕不是無理取鬧。我是替聯邦所有的人民，包括馬來人、印度人、華人、乃至混種人，在教育上爭取尺權，在教育上爭取人權。我絕不是為自己的私人利害而力爭，也絕不是為一個種族的利害而力爭，却是為人類的正義公道而力爭。

這幾天，不少人關心我的處境，有些人乃至於為我的將來擔心，當然我要感謝他們。不過，

關於我個人的事情，大家不必怎樣看重；大家該認真看重的，却是教育的前途。比方說：如果是有教育前線的話，我就像是在教育前線的一名老兵；老兵作戰久了，受傷是難免的。所以，你們對於我這個老兵的受傷，何必這樣看重呢？你們該認真看重的，是在教育前線上，老兵受傷之後，新兵怎樣補充？你們顯然都曉得，在教育前線上，老兵是一年比一年少了。在那裏，迫切需要新兵的補充。教育前線上的新兵，從那裏來呢？可以從四方八面來，更可以從你們當中來。

在你們當中，該有人懷着頂天立地的氣概，決心走上教育的前線，接替老兵的任務，力爭教育的平等，力爭母語教育的存在，英勇地爭取永遠光明的教育前途！

深兩地學生的隔膜。

所有尊重基本權利的人們都應該深切關注學生權利的被侵犯，以保障民主在我國的成長和成功。我們以為：一個自由的社會將不可能維持，如果公民的基本權利逐漸受到剝奪。

因此，我們呼吁聯邦政府撤銷這項法令，并促請所有教育團體，教師團體和在星洲的校友團體，聯邦全國學聯，以及在聯邦的學生團體起來嚴辭抗議此一事件。

新加坡工藝學院學生會主席

新加坡大學學生會主席

南洋大學學生會主席

全啓

15—9—62

畢業同學會評議聯盟政府

剝奪民族教育工作者自由權利

高築鴻溝圖隔離星馬學生感情

最近聯邦政府相繼採取了令人不安的措施，在先援引移民條例禁止南大文學院院長嚴元章博士入境，較後頒佈內部安全（教育機關訪問）命令限制新加坡各民族學校師生欲集體旅行聯邦必須在六週前向當局申請准証。針對上述事件，南大畢業同學會曾先後向報界發表聲明，評議聯邦政府的不合理措施。由於言論受到高度的壓制該有關的聲明終不得發表。

針對文學院院長嚴元章博士被禁止入境事，南大畢業同學會聲明中指出：很明顯的，嚴博士的事件絕不是偶然的，過去林連玉事件的背景已經很清楚的告訴了我們事實是什麼：剝奪民族教育工作者的自由權利和基本的人權就是壓制民族教育存在和延續的最具體形式。衆所周知，嚴元章博士非但是教育界著名人士，也是一位正直的學者。在居住星馬的十年中，一直是站穩着教育的崗位，汲汲為民族教育提供良好延續的道路；孜孜不息的為當地社會培育英才，竭力為當地教育服務。像這樣一位對於當地社會，教育有着卓越貢獻的人士，採取不近情理和令人疑慮的措施，難免叫人感到不平和平遺憾。必須指出，聯邦政府採取不應有的措施來強加於熱心獻身當地教育事業的人士，必然大大的影響了我國教育完整體系的健全發展。

在針對內部安全（教育機關訪問）命令，畢業同學會聲明中說：政府的安全法令（教育機關訪問）勢必深遠的影響了星馬兩地各族學校師生的親切往來關係。長期以來，兩地各族學校的師生一直在共同的社會和歷史的背景中保持着極其親密的聯繫。在一般的教育問題上和教學的活動中彼此會不斷的進行相互交換經驗來促進國家教育的發展。

在過去，星馬的學生一向都遵循和尊重國家的法制過着他們愉快的學校生活。政府殊無理由採取「內部安全」的束縛措施來限制他們豐富而多采的自由生活。事實上，我們必須讓青年學生懂得享受更多的自由和民主，以便在未來的實踐生活中成為民主國家的公民楷模。

畢業同學會的聲明特別指出：國家所制定的法規，原是要照顧和充份的讓人民享受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並不是來約束人民的基本權益。尤其是我們已經獨立多年的國家和星馬正在尋求復歸統一的階段，一切舊的，過時的，不適合星馬兩地人民社會生活的法規更必須摒棄。

聲明最後說：聯邦政府應即行撤銷分隔星馬各族學校學生情感的「教育機關訪問」命令，讓各族的學生能充份的利用國家優美的地理環境調劑繁重的學校生活。



▪ 抗議叢書被禁絕，出版准証被吊銷，理事受無理盤問 ▪

史地學會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要求當局尊重學術研究自由

24日晚上，史地學會在文學院禮堂召開了一次特別會員大會，向會員們詳盡地報告有關「馬來亞民族運動簡史」被禁絕流傳廣佈，出版准証被無理吊銷，五位理事被連續盤問達八小時的經過。

會議被命不准懸掛抗議布條，也不准在會後對外發表聲明。主席台兩旁的一幅對聯，一邊寫着「捍衛學術研究自由」，另一邊則是「…政府吊銷准証」，「抗議」二字史地系的同學們，是把它深深地烙印在心裏。

大會對當局的全面壓制言論、出版自由，對當局一再侵犯大學學術研究自由表示了巨大的憤懣。學生會代表在致詞中對史地學會的遭遇表示了深切的關懷，他強調指出這是一連串大進攻的先聲，他懇切呼籲同學加強內部團結，以擊退一切對南大的進攻。

一個同學在發言中指出：「對於飽讀史書的史地系同學說來，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只有在三種情況下，才會發生壓制言論的事情，首先是這個政權已到了

非常腐朽的程度，已經無法以其言論影響人民，如晚清之大興文字獄，其次是史家堅持按照史實撰寫，而損害了統治者的利益，第三是批評時政，搔着執政者的癢處，打中了他的痛腳……」

他接着說道：「我們決不悲傷，因為我們已經如實地把祖國的歷史寫下！」

另一位同學在發言中要求當局不要將黨派之爭帶到我們的大學中來，他說：「現在電台整天在喊大馬來西亞一定到來，我們很清楚，大馬來西亞一到來，那些洪水猛獸一定向我們撲過來。」

他接着說道：「每個人都應該參加修溝築堤的工作，準備洪水猛獸向我們撲來時，把牠們引向大海去。」

他最後向當局挑戰，請當局以他的「所謂民族主義」的主義，也寫一本「馬來亞民族運動史」來與我們的對抗好了！

談到學術研究自由，一位同學指出：「大學裡應該容許各家各派的學說自由發展，這樣才能開出燦爛的學術花朵，政府對大學自主權力的干預應當遠遠離去

！」

大會一再要求當局：不要把黨派之爭帶進我們的大學裏來！

不要侵犯大學的學術研究自由！

不要干擾同學的學習情緒！

大會最後一致通過了六項議決案：

(1) 本大會譴責政府吊銷本會之出版准証。

理由：我們認為，本會的活動一向都以學術研究為中心，故今日任務是指導會友參加學術研究，並將研究所得通過出版表現在刊物上。如今政府無理吊銷出版准証，就嚴重的打擊了今日會務發展，並影響了我們的研究工作。

(2) 本大會嚴厲譴責政府扼殺大學學術研究自由。

理由：學術研究自由是我們最基本的權利，失去了這個權利

，一切學術研究却談不上，那麼新的學說，新的發現和發明也不會出現了。為了完成歷史交給我們的神聖的研究任務，我們嚴厲譴責政府扼殺大學學術研究自由。

(3) 本大會授權理事會，據理力爭，務求事件早日獲得合理的解決。

理由：對於政府對南大，仍然存有傳統的偏見，我們感到非常憤懣。我們覺得身為一學術團體的學會是有權利出版不同學派的作品。我們全力支持學會對這次事件所抱的堅決態度，同時我們將繼續支持和授權學會，今後據理力爭，務求事件早日獲得合理的解決。

(4) 本大會堅決要求政府收回成命，並停止一切干擾的行動。

理由：我們提醒政府尊重我們學術研究自由的基本權利，別將污濁的政治魔掌伸到學術疆場上來。因此我們要求政府即刻收回成命，並停止一切所謂調查之

類的行動，以免干擾同學的學習情緒。

(5) 本大會呼籲全體同學，團結一致，共同捍衛大學之基本權利。

理由：誣職南大，侵犯學術研究自由等事件，是與每一位同學休戚相關的，因此我們應密切關注之。雖然我們是在不同的院系，學習和研究不同的事物，但是當我們共同的權利——學術研究自由被剝奪和南大遭受破壞時，我們應該毫無猶疑地團結起來，共同捍衛。

(6) 本大會呼籲社會人士，站在維護民族教育的立場上，堅決支持本會，制止別有居心者打擊南大的陰謀。

理由：衆所周知，南大是在暴風雨中成長的，它是星馬兩地人民齊心合力創辦的大學。它的成就也就是人民的成就。因此我們呼籲社會人士本着一向熱愛南大的熱忱，對制止任何破壞南大的行動給予有力的支持。

學生樓獻金運動熱烈展開 建築費又募到近五萬元

籌備了四年，目前正在興建中的學生樓，是每個南大同學所熱心盼望的一座理想建築物。因為她的建成，不但將為南大帶來一項新的榮耀，同時，她也將是今後南大同學進行學術及康樂活動的中心地。這類似的建築物，本來當是關心大學生生活的政府所不能漠視的，可是南大學生樓卻沒得到政府分毫的支助，雖然工程已近完竣之時，建築經費却缺十萬元之多，為了保證這建築能於明年校慶期間落成，學生會乃於校內發動了獻金週（九月十七日至廿四日），希望通過同學們的力量來補救這臨產胎兒營養的不足。

獻金週已經轟轟烈烈地展開

，除了先修班同學因期中考試而改期獻金外，全校各院系同學都熱烈地響應號召，慷慨地捐出了他們的金錢。在獻金週中，熱烈的掌聲和激昂的挑戰聲，無時無刻不響遍雲南園，每個同學，每一系都相互的挑戰不休，至到最後的一天下午，挑戰情緒仍保持着顛峰狀態。

這種熱烈的情緒，不僅表達了同學們對學生樓迫切需要的願望，同時也說明了南大同學對於南大，對於學生會的熱愛，雖然南大的問題至今尚未得到圓滿的解決，南大同學決不因此而爭氣，他們絕不放棄任何可使南大向上向善發展的機會，只要是能使南大向上向善發展，縱使有千萬種困難，南大同學是具有克服它的毅力，讓一切困難都向他們低頭的。熱烈捐助學生樓，正好說明了這點。

獻金週已告結束，在此，學生會特向獻金競賽中奪得錦標的同學致敬；對於全體同學的熱烈表現，學生會也致以萬二分的謝意，並且希望這種精神將會在今後隨時隨地發揚出來。

茲將各項競賽結果公佈如下

：同學捐款計41438.45元。
師長捐款計5080.00元。
攝影學會及餐廳工友幹事會捐110元。

總計46628元。

個人競賽：
冠軍：中文三年級林玉蘭捐五百元。
亞軍：化學三年級丘才良與工管二年級符以連各捐四百八十元。

季軍：地理三年級李祥舜捐三百元。

班際競賽：

冠軍：經政一年平均 61.29元總數是4595.75元。

亞軍：政治二年平均 61.20元總數是550.80元。

季軍：歷史二年平均 50.10元總數是1503.00元。

系際競賽：
冠軍：經政系平均45.21元總數是12117.55元。

亞軍：歷史系平均34.6元總數是3530.00元。

季軍：地理系平均30.97元總數是6957.30元。

學生會主催座談會之二

暢論星馬的文藝與教育問題

由本會主催的一連串座談會目前正在開展中。繼「北婆三邦社會發展概況」座談會之後，本月廿日，又舉行了另一次座談會。這次座談會探討了二個問題。即：(一)當前文藝工作者所面對的問題；(二)一九五六年後聯邦教育概況。出席座談會同學極為踴躍，顯示了南大同學對學術研究的高度熱誠和積極態度。

冠軍：經政一年平均 61.29元總數是4595.75元。

亞軍：政治二年平均 61.20元總數是550.80元。

季軍：歷史二年平均 50.10元總數是1503.00元。

系際競賽：
冠軍：經政系平均45.21元總數是12117.55元。

亞軍：歷史系平均34.6元總數是3530.00元。

季軍：地理系平均30.97元總數是6957.30元。

實主講。主講者中肯地指出了當前正派文藝工作者內部還不夠團結，力量不夠集中，影響力不大；並提出改善這些弱點的積極辦法。發言同學也指出：在目前，文藝工作者必須努力做到文藝與人民的結合，讓文藝種子播在人民心中開花結果；同時進一步分析了客觀因素對文藝的巨大制約，使文藝運動未能得到順利的發展。最後，發言同學提醒大家：反人民的文藝勢力在動盪的局勢中

乘機活動，跟現實主義文藝對抗，並進行污蔑、攻擊現實主義文藝，暗地裏破壞文藝工作者之間的團結和合作。

第二項問題是由教育學會負責主講。發言同學針對聯邦一九五六年教育委員會報告書（即拉者報告書）、一九六〇年教育檢討委員會報告書（即達立報告書）以及目前馬來亞聯邦四大源流教育發展現狀作了詳盡的探討和分析，給聽眾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悉，由本會主催的座談會還有兩項，內容將着重在馬來亞農村經濟和憲制進展的探討。

學生會成立

銅樂隊及溜冰隊

為豐富同學課餘生活內容，本會近已分別成立銅樂隊及溜冰隊，參加者極為踴躍。銅樂隊經于本日廿六日，舉行第一次合奏練習。而溜冰隊連日來，也不斷在籃球場上「苦」練。

相信在經常練習及互相指導底下，各隊水平將迅速提高而為南大文娛活動放一異采。

聯合邦教育發展現狀

· 宇建 ·

教育問題是星馬社會中最受人關注的問題，諸如中學改制，民族教育受摧殘，殖民地奴化教育推行無阻……這些事實真是不勝枚舉，本來我們以為這些教育問題之產生，主要是由於殖民統治使然，獨立後的馬來亞應當不會再有這種現象了，然而，獨立後將近五年的今天，情形不但沒有加以改善，反而變本加厲。遠的不說，近的如一九六〇年教育檢討委員會報告書（達立報告書），就完全貫徹著一路來殖民政府的教育精神，且由於這份報告書成為今日聯邦政府教育設施的方針，其所建議的「中學改制」問題，已造成聯邦今天民族教育遭受嚴重的危機。到底聯邦目前的整個教育情況是怎樣的，這是值得我們去研究的。

（一）聯邦教育政策

聯邦教育政策，在達立報告書第二章中有詳細說明，首先我們看（十二）條：創立「一個全體人民皆能接受的國家教育制度，此制度將能滿足人民的需要，並促進他們的文化，社會，經濟及政治發展，以達到一個以巫語為國語，同時維護及協助居住本邦的其他民族之教育及文化之發展的國家。」這與一九五七年教育法令第三節之文字大致相同。在多元民族雜居的馬來亞，這樣的目標是無可非議的，可是在此報告書（十八）條後半段卻這樣寫道：「不過，實行一種意在培養國家意識及使巫語為本邦國語的教育政策，雖在以公款支付的學校中長久推行語言及民族差異是互相矛盾的。」跟着在（十九）條中又提出了：「因此在公款支付的中等學校中，必須利用兩種官方語文中的一種教學並以利用國語教學為最後的目標，其他語言文學，可用各族語言為教學媒介。」這就是聯邦的教育政策，這樣的一種教育政策是完全不正確的，同時也並非偶然產生或者是忽略而造成的。

政府為她的教育政策提出辯護說：「這是為了發展馬來語為本邦國語，為了培養國家意識。」其實這種論據是一竅不通的，事實證明發展本邦各種民族的語文的教育與發展馬來語為本邦國家語文不但沒有矛盾，且為建立真正的馬來亞文化有切實的貢獻。其次統一國家語文並不是「單一」的意義，它並不能作為強調某民族語文的優越性，更不是意味著其他民族語文的消滅。其實，憲法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一項早就規定：聯合邦之國家語文為馬來語，其字體應由國會以法律規定之，但（A）任何人不得被禁止或阻止使用（官方用途外），教授或學習其他語文，且（B）本邦不得妨礙聯邦政府或任何州府保存並扶持聯邦其他種

族語文之使用與研究。由此說明各民族間學習母語是一百巴仙符合憲法的規定的。至於創造國家意識這完全是共同課程標準的任務與政治思想的問題，大家都知道教育是以內容來改造人們的思想，如政府要全馬人民効忠於祖國則必須以祖國為背景定出共同的課程綱要，這樣才是根本的方法，而語文只是一種表達的工具，採用不同的語言，並不能影響人民効忠的程度或轉移人民効忠的對象。比如瑞士，她是由四種民族組成的國家，其中的法語，德語，意語及羅曼語是居於平等的地位，而人民之間都能相安無事，和衷共濟並為世人所稱讚，這就是一個明証。進一步來說難道學習英語就可以促進馬來語的發展嗎？難道英語就能為我國提供有利的効忠條件嗎？其實坦白說一句，真正阻礙馬來語的發展的是英語而不是華語與印語，現行馬來亞的教育政策竟會有意以積極推行殖民地語言——英語來代替與消滅民族語文的通行！

由於這樣的一個教育政策是與民族教育背道而馳，故造成今天聯邦民族教育面臨嚴重危機。

（二）聯邦的教育系統

這個教育系統包括直的與橫的，直的就是從小學到大學，而橫的即每一級中所有的各種性質的學校。每名兒童年到六歲，可按其家長的選擇進入國民學校（巫文）或國民型學校（華，印，英。）採用自動升級制，經過六年後即十二歲時完成小學課程，並參加馬來亞中學入學考試，考試中錄取成績最佳之卅巴仙的學生進入現有的中學即國民中學，國民型中學，及鄉村學校，還有許多不受政府劃入教育系統中的獨立中學；其餘七十巴仙無資格入中學的學生，政府則為他們安排了後期小學，（其主要目的是在提高離校年齡到十五歲），這些學生既沒有受充份中學教育的權利，也沒有資格參加初級教育文憑考試。再看進入中學的那卅巴仙的學生，經過三年初中教育後，便可參加初級教育文憑考試，畢業後大部份進入師訓機構受訓為師，一部份進入高級中學，工藝中學，職業中學繼續攻讀，而讀2年高級中學後就可參加馬來亞聯合邦教育文憑考試或海外學校文憑考試，進一步甄選入From 6歷經二年參加高級學校文憑考試，然後進入馬大或國外大學。這樣的一個教育系統將會造成失學人數的高漲，在一個失業浪潮已高漲的國度裏，加上每年有七十巴仙無事可做的兒童，這將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三）各級學校教育的實際情況

（A）小學教育：馬來亞的小學是採用六年制的，計分國民

小學（巫文）與國民型小學，在這些學校裏施行免費小學教育，以母語為教學及考試媒介語，但在一年級起就得教授國語，華文小學於第三年起加授英文，而且華文小學英文程度在小學畢業時應與其他英校，巫校學生之程度相等。最嚴重的是這兩種學校中的教師必需具有初級教育文憑的資格，加上曾受教育部主辦師訓班三年的訓練，此二者皆以英語及巫語為教學及考試媒介語，試問一個只受「華文」小學六年級的教師，而要他們去華校擔任功課這怎麼可能呢？以這種對華文一知半解的程度怎麼去教導學生呢？而且整個中學階段多以英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長時間沒有與華文接觸，沒有學到精通的已不必說，忘記了的更不少。由此可知當局的算盤打的真不錯呀！政府雖不必明文規定小學不可教授華印文，但是這樣下去華文在小學中是有被排棄的可能了。

（B）中學教育：馬來亞的中學教育，是分為兩個階段，在國民或國民型中學裏，其年限為五年，即初中三年，高中二年。在獨立中學裏，其修期年限為六年，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今天聯邦的中學教育問題已成為整個教育問題中最嚴重的一環，當局為了打擊民族教育的發展而腰斬了整個的教育系統，因此在中學教育上提出了完全不能接受的條件要華校接受，這是欺人太甚，毫不講理的野蠻行為。

聯邦政府已於今年起取消以往的部份津貼並提出今後在中學教育裏只有接受政府津貼的全津中學及不受政府承認的獨立中學。在全津貼中學裏分國民中學及國民型中學兩種。其教學媒介語，除語文與文學外，其他科目皆採用英語或巫語，學生修完三年初中課程後須參加初級教育文憑考試及格後才能入高中，經六年參加馬來亞聯合邦教育文憑考試，這些考試完全以官方語文舉行之。而所謂獨立中學是完全沒有接受政府分文津貼的；以母語為教學及考試媒介語，這兩種學校皆需於獲准之章程下成立董事會，並且遵照教育部長所制定之共同的課程綱要及授課時間表等。

目前政府在中學教育方面所作的措施皆對準華校而發的，這樣的措施完全剝奪華校應有的發展機會。試想在一中學裏名為華校而所教授的皆為巫英語，這到底成甚麼體統？這不是變相的英校，是甚麼？大家都知道，雖然聯盟政府提出以官方語文為滿箭牌，但是在巫文教師供不應求的環境下，華校變質為英校是毫無疑問的。

（C）大學教育：馬來亞的大學教育，主要就是馬來亞大學，這所大學是仿照英國大學，其教學媒介語當然是英語，自聯邦政

府上台後並沒加以必要的革新。 （四）對民族教育影响最大的改制問題

改制問題已成為馬來亞教育發展上一個重要的課題，而且不單是過去，現在，甚至是將來，不只是對民族教育甚至是對整個教育，都起着重大影响。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整個的改制問題：

（A）中學改制的淵源

打從一九五一年巴恩氏巫文教育報告書發表後，這個傑作便被抬出來了；這報告書建議今後馬來亞應該只有國民中學的存在，其他民族學校皆應掃出馬來亞的教育系統之外。因而招致全馬華人羣起反對，然而較後的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一九五四年的教育法令及政府一系列的通告中還是都打出這張王牌。當局甚至還採用化整為零，個別擊破的方法，企圖實施，但都得不到結果。一九五六年拉昔報告書發表，再度提出中學改制問題，雖然對於教學媒介語，拉昔報告書並無詳細說明，然而在第七十條中却提出國民型中學學生必須參加一共同畢業考試即初級教育文憑考試，而這種共同考試除國語及華文（非必考試科外，其餘科目一概採用英文出題，當時教總董總，馬華三大機構鑑於教學媒介語與考試媒介語不同，這是不合教育原理而且也完全辦不到的事，因此大家決定暫緩申請改制，他們以為考試媒介語應該與教學媒介語一致。聯邦政府也懂得這個教育傑作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提出公諸社會大概有點不好意思吧！於是在一九六〇年的教育報告書中就改換方式：他們說好，我們也覺得教學媒介語與考試媒介語不同這是行不通的，所以，今後在改制中學中一概採用官方語文來教學與考試，而且一定要在一九六二年底作決定，不接受改制，部份津貼取消。天曉的，他們對華校顛倒是非竟至于此。華校原來要求政府的考試媒介語應與華校的教學媒介語相同，萬萬想不到現在却變成要華校的教學媒介語，得改成英語或巫語以適應政府的考試媒介語，這是什麼作法？合理嗎？

（B）何謂中學改制

所謂中學改制就是將原有領取部份津貼的華文中學，改變成為準國民中學，所謂準國民中學，其學制是按照英校的，就是實行五年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二年。其考試媒介語與教學媒介語是以官方語言即英文或巫文中任何一種，華文只用於語文和文學史的教學中，在師資方面，自一九五七年起才在華文中學執教的臨時教師與未受訓的教師，一概由政府派去的合格教師頂替，課程與條規要受現有法令的約束，政府掌有最大的學校管理權力，故改制後的中學簡直可稱之為變

相的英文中學，檢委會同時建議，華校如不接受改制，則成為獨立中學，這類中學領不到政府的分文津貼，政府不為其舉辦像過去那樣的會考，同時也不承認它們的地位。

（C）獨立中學與國民中學簡單比較

獨立中學方面：學生入學資格，學生年齡，完全不受限制，會考不及格者或超齡者都可入，教學媒介語與考試媒介語以華文為主，其他官方語文為必修科，政府的考試可以參加，學費由董事決定（當然會比較昂貴），課程與規章也按政府所規定的，但是却拿不到分文津貼。至於國民中學，則學生入學資格只限於中學入學考試中那成績最佳的三十巴仙，學生年齡，得遵照政府的規定，以英語或巫語教學，必須參加初級教育文憑考試或離校文憑考試，學費每月五元而接受政府的全部津貼，一切權力都握在政府手中。由此可見這兩種學校是完全不同性質了。

（D）改制的真正目的

今天當權者採用各種不着邊際的空洞的議論來遮掩其真正的面目，比如有人說：「改制為了培養共同的國家意識，為了加速促成一個統一的國家之建立」，甚至還有人說是「考驗一個人對本邦是否效忠的試金石」，我們不禁要問將華校改成英校後難道就是効忠馬來亞嗎？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我們覺得奇怪，獨立後的今天還有這種言論出現。我們也覺得奇怪，這些人難道不懂得母語母文的發展在任何一個國家中都被承認的，他們還想裝作啞嗎？其實，（一），政府的改制計劃是有其背景的。當然政府不敢直接說他們要消滅華校，但想通過間接方法來消滅華校的企圖是不會沒有的。我們這麼說並非興風作浪而是有事實根據的，政府大官們知道華校之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是靠華人熱心興學，其經濟基礎是極其不堅固，許多學校都在經濟拮据的情況下勉強維持。他們也知道華校學生都是抱有着熱心服務於社會之精神，有着熱愛人民反壓迫反侵害之思想，所以不容易受奴化，為了剷除華校學生這種進步思想，便要消滅華文教育，有了這背景於是他們便利用手段設下圈套，希望華人不謹慎而落網，那麼他們便可高枕無憂了，他們用錢做餌以圖引誘一些無知之士，以便達到消滅華校的目的。（二），政府的這種做法，無非欲達到「英語至上」主權的實現，這種方法早在英人統治星馬起就已埋伏着，然而今天却更加清楚了，這可說是殖民者的以亞洲人打亞洲人的成功。一路來統治者為了政治因素和壓制民族教育因此大力擴張英文，我們認為今天聯邦政

府也完全是為英語打算，雖然他們老奸巨滑想騙過人民，然而事實總是事實，它永遠是逃不過人民雪亮的眼睛。再次，政府欲利用愚民的教育政策以削弱人民進步的思想，從而達致反動政權得以盤踞馬來亞領土的企圖。

(E) 華文中學不接受改制的原因：

全馬華人除了眼光短淺或存心出賣華文教育的人士外都異口同聲，一致反對接受改制，這難道是他們自願放棄領取更優越的津貼金嗎？或是他們有任何企圖嗎？完全沒有，我們知道華人在馬來亞經濟上佔有相當之地位，全馬以華人之納稅為最高，難道他們自願履行繳納租稅義務，而放棄享受津貼的權利嗎？不是的，華文教育在風雨中慘淡地維持了幾十年，早就因為經濟上之困難而很少學校能發展得完整，所以他們不會無緣無故放棄接受津貼的。他們不接受改制是有重大之原因。

最根本的一點是「改制」本身原就完全不合理，目的不善良，有消滅民族教育，實行奴化教育的陰謀。它違背了不同源流的教育平等發展的正確原則。一個民族有接受母語母文教育的基本權利，也有發展其母語母文的權利，這是與生俱有的民族權利，誰要抹殺這種權利，誰就要遭受反對。中學改制的目的，就是要毀滅民族的這種基本權利，改制的措施是為最終達到消滅華族文化而實行，這種含有消滅其他民族文化陰謀的改制教育政策，實質上是代表著統治者那種民族壓制與歧視的思想意識，這就是今天華校不接受改制的真正原因，如果改制基於平等對待不同教育源流的原則，讓各民族有發展其民族文化教育的權利，那麼華校是沒有理由不接受改制的。

(F) 維持獨立中學的困難

今天，不接受別有企圖的改制，然當只能走獨立中學的道路。繼續維持目前華校的組織，維持獨立中學當然存在許多種困難，諸如：經濟問題，如何維持學校的開支費用；學費較貴的問題，獨立中學畢業生資格不受承認的問題，出路問題等等。這些困難，在目前的現實環境底下是必然存在的，顯得特別突出的是華校學生的出路問題，這是一路來呈現在人們面前，使人們深深感觸到的歧視問題。所以只要你願意華校變質，那麼你的發展就要受歧視，這上面所提出面對的困難是比較易於克服的，只要在關心民族教育發展、民族文化前途的人士，熱心的支持解決是不成問題的；今天獨立中學面對的最大勁敵，倒是執行政策者。一個抱定要實施消滅民族教育政策的政府，要是今天他不能達到目的，我們能祈望他明天就會「靜」下來嗎？今天的教育政策的施行和獨立中學的存在，其實就包含着極大的矛盾。統治者要解決這個矛盾，民族教育家也要解決這個矛盾。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是一個執政者的政策本質問題，一個一心一意企圖壓抑民族教育的政府，會眼巴巴的讓獨立中學繼續生存嗎？所以獨立中學的維持在目前維護民族教育發展上顯得特別重要。

(四) 馬來亞四大教育源流發展現狀

(A) 馬來文教育：雖然今天不論是憲法，政府政策，教育法令以及各種教育報告書，甚至政府的部長們都明明白白的說：國家在語文教育方面首要的任務是大力發展馬來語，使它儘速地在一九六七年以前成為我國國語。然而直到今天我們對它之能否成為臻至唯一官方語言的地位，還是感到懷疑。

首先，我們看到一九六〇年教育檢討委員會報告書中沒有一節對發展和提高馬來語文教育，提出切實的具體的和肯定的建議，而只是重複政府一般性的語文政策的泛泛之談。而關於一九五六年已經成立了語文出版局啦，前附設在英文中學裏的馬來文中學班級共有四千九百五十三名學生啦，倒提了不少。從這裏可完全暴露出目前馬來文教育還是限於小學階段，報告書不但沒有針對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提出任何解決的辦法，却還表示滿意呢，這種態度真令人驚奇到極點。

雖然政府規定馬來語為我國國語及最後成為主要教學媒介語，但是馬來文中學到底出現了幾間呢？我們所知道的一間端姑亞都拉曼中學，其建築物是相當現代化的，但其課程却做照國民型英校的課程，而教學媒介語是採用英文的。我們對政府發展馬來語的誠意感到懷疑還居於下列的事實：一九五八年間，巫文教師公會曾要求當局於當年開辦馬來文中學，這樣一個合理的要求却不能得到政府的支持而立刻接受，因此當時曾引起一場不小的風波，並造成大部份教師退出巫統以示抗議。我們並不否認建立馬來文中學將面臨困難如師資缺乏或課本經費等問題，但為了提高馬來學校水準，發展馬來語文，建立巫文中學是急不容緩的事。我們不能等待一切教育條件都齊全後才着手籌辦。只有這樣才有辦法改進馬來語文的發展。

不但如此，我們覺得要使馬來語文發展以便負起創造馬來亞文化的重任，則必須提高馬來語文的水平，這項工作並非馬來小學或中學所能勝任的，重要的是在馬來大學的建立，這雖然是一項繁重的工作，但是如果有心提高馬來語在我國的地位，則這項責任政府是不容推辭的。

身為馬來亞兒女，我們是熱愛馬來亞的。今天巫語經被定為國語，為了促進各民族的了解，為了促進文化教育經濟各方面的發展，我們應該學習巫語，但我們要強調的是：各民族語文教育在馬來亞應該受尊重，也應有他們一定的平等發展機會，絕對不可為了發展一民族的語文教育

，而消滅另一民族教育，這樣的做法是危險的，這不但不能帶來繁榮與幸福，更將造成了各民族間的不和。同時，我們以為要真正發展馬來文教育，主要的工作是實際的去建設，而非紙上談兵，並且還要將殖民地的教育政策剷除掉，只有這樣，國語才能得到健全的發展。

(B) 英文教育，英文原不是我國任何一個民族共同語文，但倚仗殖民統治者的政治壓力，英語已發展成為我國教育制度中的主流，英文教育在設備等方面不但遠超馬來教育及印文教育，而且也超過了華文教育。

獨立前，英國統治者一向採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實力加於推展，使英語在我國根深蒂固的發展着。獨立後，聯盟政府仍然大力推展英文教育。目前，聯盟政府正以巫語為幌子來發展英文教育，諸如，當局提出改制後的中學必須以巫英語為教學及考試媒介語，然而，在巫文本身發展不健全的今天，英文之成為改制後的中學主要媒介語已是毫無疑問的，所以獨立後的今天以英文為教學媒介的中學反而大大增加。再如英人雖非本邦多數公民但英語却被定為本邦的官方語文之一，聯邦的政府機構錄取公務員也以英語為主要條件之一，這雖無明文規定，但事實却如此……等，在在都為鞏固並提高英語的地位，我們並不反對去學習英文，但是我們要強調英語至上的不合理現象和畸形的發展必須是要加於矯正的。

(C) 華、印文教育，為了達到殖民統治者長期統治馬來亞起見，一路來它都施行愚民教育政策。就在這種人為的政策底下，我國的國語完全得不到應有的推展，華、印族文化教育更受到更大的摧殘與破壞。華、印教育在風風雨雨中歷經無數的困難，流了無數血汗，滲透經營才建立了今天這麼多的華校與數量較少的印校。然而獨立迄今，民族教育仍然受到歧視與壓迫。

一九五七年這是聯邦華文教育遭受最嚴重迫害的一年，如中學改制，超齡生問題，後期中學甄別考試等沒有一項不是針對華校而發的。自一九六〇年達立教育報告書發表後，華文中學更是面臨着嚴重的考驗。

關於改制後華文中學的實況，到現在為止，就有吡叻州已改制的華文中學，面臨着竟達至十多項的困難，包括行政及教師薪金問題，目前這些困難已函呈馬華公會代轉達教育部長，期望得以合理之改善。根據政府的教育政策，改制後的中學在改變了他們原有的本質後，仍然受到很大的歧視的實現是完全可以想像得到的。

雖然，聯邦還有許多華校為了不願出賣華文教育，不接受改制。然而現階段連不要政府的錢獨立中學都會遭受進攻的。雖然聯盟政府說過獨立中學在我國是有其一定性的作用的，但是當局是否真的不干涉華校發展嗎？完

全不是，他們不但干涉而且威迫利誘樣樣都來，當局目前正採取三種政治攻勢來對付華文教育：(一) 用強蠻手段對付維護民族教育的教育人士，如林連玉先生公民權的被剝奪，教書權力的喪失及嚴元章博士的被禁入聯邦。大家都知道，這兩位馬來亞有名的教育學者，他們對馬來亞教育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然而當局却不顧民意，一意孤行，採取這些不民主的手法來打擊、迫害他們。政府此舉無非是「殺雞教猴」，欲以此恐嚇為民族教育說話的人使他們害怕，其實這樣做是自費心機的。(二) 幾個星期前教育部長到柔佛寬柔中學，想用各種方法引誘他們改制，當然也帶有不少的恐嚇行為吧！(三) 利用各校董事進行內部瓦解工作，目前有一小撮打算出賣華文教育的人士正在大事活動，一有機會他們便會提出改制。加上輿論

受箝制，不但沒有言論的自由，甚至連民營報紙，也完全受政府控制，有關大家對改制問題所提出的消息，字句不題，因此真相不白，許多人對此問題看法不清，不少人士，更由於看不出華文教育發展前途，也聽不到維護民族教育的呼喚，而感到頹喪，這對於維護民族教育是不利的。

馬來亞是多元民族的國家，因此文化教育也自然是多元的。在馬來亞存在着四大源流的教育系統並不奇怪，雖然其文字表達方式是相異的，但其內容，觀念，都具有共同的馬來亞意識，所以把華族文化看成是外國的文化，這是絕對荒謬的，壓迫、摧殘華文教育更不應該。

如今，華文教育面臨着嚴重的考驗時期已經到來了，我們認為只要大家秉承着以往奮鬥的精神，加強團結，堅持到底，勝利必定是屬於我們的。

簡介英統治下的馬來教育

我國第一間馬來學校，是附設于檳城一間英校，名為 Free School 的「牛汝我馬來學校」(Gluigor Malay School)。它創立于一八一六年，迄今還存在。

自此以後，倫敦傳道協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絡繹續續興辦了幾間。延至一八四七年，隨着它的傳教士被召回，這些學校也就停辦了。

創設于一八二三年的萊佛士學院，也一度曾教授巫文，然而為期不久，大約十五年就取消了。

在阿杜拉·文西時代，馬來亞出現了一些專門教授可蘭經的馬來學校。一八六〇年，政府下令它們必需加授算術等課程，否則津貼一律取消。後來，這些學校為政府所接管，成為官辦的馬來學校。

大約一八五六年，本邦才開始有了一間政府資建的馬來學校，那就是「直落不蘭加馬來學校」。接着，「甘榜格南馬來學校」也建立起來。

到了一九二九年，為了挑撥各民族之間的感情，緩和馬來同胞反殖的情緒，星洲總督金文泰採取了偽善的「扶助」巫人政策，而興辦了不少馬來學校。這些學校主要供給貴族、封建主及較富裕的巫人子弟就讀，一般勞動者的兒女很少有進入的機會。

由于英殖民主義者並不是真心要扶助發展馬來教育，所以，這些馬來學校都停留于小學階段，在一九三〇年以前，最高的班級不過是五年級，而且還是限于麥若晨星的幾間才有辦，大部份則只辦到四年級而已。

不過，為了假好心，英政府自一八八八年起，「特別」讓修完四年級的學童有「特別」繼續求深造的機會，乃「特別」允許他們免費升入英校的「特別」馬來班級上課。但是，他們却必須「特別」符合下列的四個條件：(一) 四年級考試及格，成績優等；(二) 年齡在十二歲以下；(三) 家長有能力負擔其學費之外的一切費用；(四) 人數每年只限廿五名(後來在馬來同胞的極力爭取下，才增至七十名)。

當然，這樣的狀況並不符合馬來同胞的願望。他們曾不斷提出要政府提高馬來教育的水準。然而，這個合理的要求，在「缺乏合格師資」的藉口下，輕輕的被一筆勾消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馬來學校是比戰前多出了許多。然而，種種人為的不合理現象照舊存在，馬來教育跟我國其他民族教育一樣依然受到摧殘與壓迫。

「星加坡馬來教師會」今年度主席謝合末·西敏先生曾針對一九四七年以來的情形慨然寫道：「馬來學校不但在校舍方面得不到合理的發展，就是在招收新生方面也遭受到種種人為的限制。在缺乏師資和校舍不能容納的藉口下，每間學校每年只限招收不超過四十至八十名的新生。」「每年，我們看到數以百計的馬來兒童，被擠棄在馬來學校的校門外，望門興嘆。這種限制引起了馬來人的極端不滿。但政府對這種不滿情緒，則採取不聞不問，不理不睬的態度。」

就在這種排擠和迫害民族教育的殖民地政策底下，我國馬來同胞的教育水平普遍的低落。根據一九四七年馬來亞人口調查，巫族同胞文盲，男性竟高達74.7%，而女性則88%。這是每一個熱愛祖國的人都會感到痛心、憤懣的事實。

然而，殖民主義的惡毒還不只於此呢。一九五二年，英政府竟在基於「將馬來學校併入英校」的原則下，宣佈了一項「馬來學校五年計劃」。這項計劃的實施，引起了廣大馬來同胞的普遍不滿。在「星加坡馬來教師會」的帶動底下，巫族同胞英勇地展開維護民族教育的鬥爭。一九五四年八月二日，全星馬來同胞及回教團體舉行了一次聯席會議，接着又舉行了一次群眾大會，並成立了「馬來教育協會」，為爭取馬來教育的前途而奮鬥。

在大家團結一致的行動底下，英政府不得不將這計劃收回，馬來同胞的鬥爭總算有了一定的成果。



紅豆雪

· 流鳴 ·

其華今年已經十二歲了，他一向就住在紅山芭裏，由於這地方偏僻，人口又不多，自然也就沒有什麼學校了，雖然，在街場上也有一兩間小學，但是却又離得那麼遠，要是走路，足足就有半天的行程，因此，住在這紅山芭裏的孩子們都沒有機會上學校唸書。

但是，這些孩子們却也是非常煩忙的。例如每天早晨四五點鐘，當霧氣還迷迷朦朦地籠罩着膠林的時候，他們就跟着父母親，額上掛着煤油燈，在膠林裏奔波了，直到下午一點多鐘，他們才帶着疲勞的身子挑着膠汁回來，只有在這個時候，他們才得在樹蔭下躺下來休息，但是不一會兒，他們休息得正當痛快的身子又被父母親拉起來，催着做膠片去了，這樣一直到兩點多鐘，才得空吃飯。

住在這紅山芭裏的孩子們，午飯過後的那段時間可算是他們最快樂的時候，他們多少快樂有趣的計劃都是訂在這段時間裏，例如他們三五成羣地到樹林裏去打鳥，有時候也到芭芭裏去砍竹做籠子捉鴿鳩，或者到膠林裏去，把小溝的上流截斷，用網攔住下流，然後再把溝水潑乾，活捉溝裏的魚，拿回家去當晚餐。最倒楣的是當他們幾位小孩子商量好了一件事而在下午就要進行的時候，其中有一個却被母親拉去鋤草或砍柴，而他們的全部計劃可就要搞不成了。

今天，太陽好熱地照着膠林，風好像停止了吹動，那平時最愛唱歌的山麻雀也在樹叢中噤聲了。不時不時地，那吊在枝頭上的樹膠種子，好像吸飽了陽光的熱氣，「僻拍」地列開了，往樹下掉下來，這時却驚動了那虛睡的小鳥。

其華和他的父親回得特別早，當他經過長頭的樹份的時候，其華拉長了聲音喊道：

「嗚——嗚，長——頭，膠收完了沒有？」四週迴響起一陣回音。

「嗚——喂，還沒有呢！快來幫忙呀！」長頭的聲音從膠林裏傳來。

其華馬上向長頭那邊跑去。

「其華，快來幫我收，等會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長頭興奮地說。

「什麼好消息？」其華氣喘喘地問。

「剛才當我割完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個山白鴿窩，裏面一定有山白鴿仔，下午我們回來捉。」

「下午？我沒空呀！」

「怎麼？」長頭接着說：「你媽又要你去砍柴啦？」

「不，下午我要跟爸爸到街上去。」其華高興地說。

「到街上去？幹什麼呀？」長頭羨慕地問。

「做登記呀！我爸爸說我已經十二歲了，生日過後就要做登記的。」

長頭默默地走到另外一株樹，把一大杯的膠汁倒在桶裏，其華跟在他後面。

「我今年也是十二歲呀！」長頭淡淡地自語着。

「你也是十二歲？生日過了沒有？」

「好像是還沒有。」長頭失望地說。

「要不然，我們一塊去多好呀！唉！」

他們兩個默默地不語，其華用一個大杯子幫他收膠汁。

「其華，其華——」

「哦！長頭，我爸爸叫了，我先走啦！」他把杯中的膠汁往長頭桶裏一倒，揩淨了杯中的膠汁，走了。

其華回到家裏，沖好了涼，吃過午飯後，換上了一套新衣，興興高高地站在門前等着爸爸。

的確，住在這紅山芭裏的孩子們，對上街場是最感到幸福的事情，尤其是其華，他出世以來，總共才到過街場兩次，那就是兩年前在街場做大戲的時候，另一次就是上兩個月到街場去照相的時候。

是的，在街場上的一切東西都比山芭裏的希奇得多，而且也新鮮有趣得多，例如那間烘烘的冰水店，還有那四個大輪子，行走時發出吶吶地響的羅厘車；還有那玩具店裏的小飛機、小船、水槍……等，都是山芭裏找不到的，記得前兩個月，其華從街場上買回一輛小汽車，拿回家去還跟妹妹爭得整夜沒睡覺！

其華在心裏盤算着：今天到了街場之店，要爸爸買些什麼東西：哦！先到冰水店裏喝一杯冰冷的紅豆雪，那是一定要的，然後，再到那玩具店裏去買一支水槍，哦！不，應該要買兩支，免得回來又跟妹妹鬧。啊！還有，要買一卷蠶絲線和幾枚魚鈎，以備下次下雨時約他們一同到大港去釣魚……

一切要買的都想週到了，但是不爽的是爸爸還沒有去沖涼，他正等得心裏不耐煩的時候，忽然長頭來找他。

「其華，你今天去街場，千萬別忘記叫你爸爸買蠶絲線和魚鈎，要不然，下次下雨時你又不准去大港釣魚的。」

「是的，我知道啦！」其華

興奮地答。

「說不定今晚就會下雨的，你剛才聽到沉雷響麼？」長頭很興奮地說着。

「哦！你那山白鴿仔幾時去捉？」其華轉了話題問道。

「明天下午我們一起去。」

「你可先別讓人家知道。」

「好的，哦，我爸爸等着我去做樹膠呢！我走啦。」說着便飛般跑走了。

長頭走後，其華正想回去看看爸爸沖涼了沒有，但剛一回頭，却看見一個老頭子，赤薄的肩上架着一大把柴，滿身大汗，氣喘喘地走來。

「三六公公。」其華叫着。

「唉！」他把柴往那香蕉樹上靠好了後，深深地歎了一口氣，接着又用那條披在肩上污黑的面巾往肩打掃了幾下，「好熱的太陽呀！」他抹着額上的汗。

「你喝水麼？三六公公！」

「哈嘿，我正想來討碗水喝！」

其華進去屋裏端了一大碗開水給三六公公。

三六公公接過水，便大口地喝了起來。

「哇！」碗裏的水剩了一半，他痛快的喘了口氣說：「渴死了！謝謝你啦！小伙子！」接着他又把碗裏的水喝完。

「三六公公，今天有膠嗎？」

「這膠熱的天氣，怎麼會有膠呢？唉！我這老頭子，今年已經八十三啦，苦啊，苦啊！哦！你看見我的阿牛把膠挑回去了沒有？」

「挑回去啦！」

「哦！我也得回去煮飯啦！」說着他把碗交回給其華後便把那靠在香蕉樹上的那把柴架在肩上，他正想走，但却忙回頭來問道：「小伙子，你穿得那麼漂亮的，是不是要上街去呀？」

「是的，我爸爸要帶我去做登記。」

「哦！你十二歲啦，我的阿牛也十二歲啦，改天我也得帶他去，唉！要是他爸爸不給日本鬼殺死，我也不必走那麼長的路。」說着，他走了兩步後又回過頭對其華說：「你今天上街去，紅豆雪可別吃太多啊，多吃了會肚痛的。」

話說後便呢喃地往那條小路走去了。

其華把碗拿回廚房裏，這時他發覺他爸爸不但沖好了涼，而且還穿好了衣服。

當他們要出發的時候，其華的媽媽走過來，對他爸爸說：「你那邊還有錢嗎？」

「我這還有錢呢？」

「這十塊錢拿去把！」她把

那張摺成四方形的紅色鈔票塞到他的手裏：「我這也就只有這麼一張了，唉，米又沒啦，今天才十多號呀！等下你順便先買幾斤回來，早點回呀！」她看了他一眼後苦着臉走開了。

其華的爸爸老家賓把腳踏車的後輪貫飽了氣，其華坐在車後架上，老家賓用力一推，跨上腳車，車子便立刻向那條小路衝去。

大約經過了一點鐘，車子轉了一個彎，下了一道斜坡，快進入街場了，其華首先看見的就是那頭一間的冰水店，他心裏真是高興得不得了，他連忙對爸爸說：

「爸爸，爸爸，我們去吃紅豆雪。」

「你就是喜歡那紅豆雪，先做了登記再回來吃。」

車子一直經過街道，並沒有在任何一間店門口停下來。

「爸爸，登記要到那裏去做呀？」

「在馬打厝，就要到了。」不一會，老家賓把車子轉了一個彎後，便踏進了一個籬芭門，這時候，在門口有兩個穿着制服的警察，一個是長臉厚唇，鼻尖上還貼着一撮黑鬍子。另一個是黑面凸眼，他們的手裏都拿着長槍，這時，其華早就嚇得臉色變青，不敢說一句話。

進了用磚做成的屋子之後，他們輕步地走過一邊走廊，來到了辦公室，一個身穿得頗為斯文的人坐在辦公桌前，伏在桌上正打着瞌睡。老家賓心裏想，這個大概就是財副吧！於是他很恭敬地叫了一聲。

「財副——」

那人懶懶地抬起頭來，這時候老家賓才看清楚了他的面貌，原來他身上的斯文和他的面貌並不甚相稱，他的臉又長又瘦，加上那黃牙尖嘴，活像一隻驢子，但他却更恭敬地對他說：

「財副，我是帶我這個兒子來做登記的。……」

那長臉尖嘴的好像沒有聽到似地深深打了一個長呵欠，把背往後一靠，左腳一伸，便架到那桌角旁，他那褲角里立刻露出那隻黑毛茸茸的腳，這些情景也都一一地落在其華的小眼里，但他也就越覺得害怕。

「財副，我是帶我這兒子來做登記的。」老家賓怕他剛才沒聽見，又說了一聲。

「知道啦！」睡不夠的人脾氣是最壞的，那長臉尖嘴氣虎虎地埋怨着。

老家賓把帶來的其華的報生紙和相片輕輕地遞過給他：「他今年已經十二歲了，上個禮拜生日才過去。」

「哼——咳，咳！」他往廢紙簍里痛快地吐了一口濃痰後，向老家賓接過了東西，睜着大而凸出的眼睛，看了老半天。

「你到外邊去等吧！」他如發命令般說。

老家賓帶着兒子回到走廊，坐在長凳子上，時間一秒一秒地

過去，他開始有點不耐煩了，但是其華卻一動不動地坐着，那長臉尖嘴，毛茸茸的黑腳，凸出的豹眼……這一切可怕的形象都在他眼里旋轉着。

「你除了要吃紅豆雪之外，還要買些什麼？」老家賓抓住孩子的小手問。

提到那冰冷的紅豆雪，他可高興了，剛才那可怕的影子早已被那冰水店里鬧烘烘的情景驅跑了，他連忙說：

「爸爸，吃了紅豆雪，我還要去買兩支水槍，一支給妹妹，還有一卷蠶絲線和釣鈎。——」孩子如背書般說出來。

「好好，等一下做好了登記，我就帶你去買。」

他們又等了大約有一點鐘，之後，剛才那個長臉尖嘴的人才出來叫他們進去，但他們進去之後，他並沒有馬上做些什麼，只是叫他坐下來。五分鐘過後，那長臉尖嘴的問：「你住在那裏？」

「財副，我……我們住在紅山芭。」

「什麼紅山芭？我不知道。」

「你做什麼工的？」那長臉尖嘴又接着問。

「我……我們是割樹膠的。」

停了一會，那長臉尖嘴把眼睛向四週溜了一轉後又問道：「你有帶錢來麼？」

「錢？……唔……」

「是的，錢，做登記是要錢的，我們要買紙，要寄信，寄信也要郵票，唔……郵票你懂不懂？」

「油……泡？哦嘿，我……我不懂。」

「不懂？」那長臉尖嘴的提高了聲調：「郵票就是 Stamp, Stamp, 你懂不懂？」

老家賓更覺得莫名其妙了，他想搖頭，但他看到那長臉尖嘴的把眉頭一橫，那長長的臉皮馬上變得潤了些，但那嘴也就顯得更尖了，尤其是那黃牙上邊的黑鬍子更使他一慌，於是他連忙點頭說道：「哦，哦，我……大概懂了……」

那長臉尖嘴看他如此吃驚的表情却也覺得好笑起來，於是他俯下了頭，低聲地對老家賓說：「要二十塊錢。」

「哦！財副，我……我沒有這麼多錢。」

這時其華感到更可怕，臉色又轉青了，但他又不懂得「財副」對他爸爸說些什麼，他這種表情却被那長臉尖嘴的發現了，他看了其華一眼後覺得有礙於事，於是他對老家賓說：「小孩不能留在這，你先帶他出去外面坐。」

老家賓帶其華到外邊去。

「你現在有多少？」他等老家賓回來後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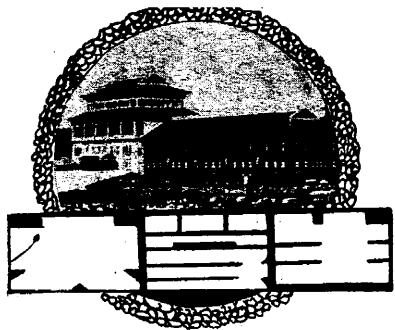
「財副，我……我只有十塊錢……」

【待續】

蔣相如與廉頗

人事糾紛與團結

·善堂·



中國古代偉大而卓越的史學家兼文學家——司馬遷，曾經發揮他底天才創作了史記這部不朽的鉅著，史記中的人物刻劃生動活潑，心理描繪細膩入微，故事情節更是曲折變化；從這部鉅著中我們可以得到許許多多深刻的印象和教育；我想撇開史記中的其他篇幅不談，單就蔣相如的「完璧歸趙」和「渾池會」，廉頗的「負荊請罪」這三個情節結合目前實際生活所接觸到的問題來談談我的一點小小的感覺。

蔣相如對於他的祖國——趙國的熱愛，對於國家忠誠無二的情操，使他處處都表現出一種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渺小的生命來換取祖國的榮譽的精神。當他面對強大的敵人——秦國，而自己又是代表弱小的趙國的時候，那種鎮定、不屈、威嚴和隨機應變的靈活態度的表現，如果沒有對祖國堅決不渝的愛是根本無法表現的；蔣相如除了具有外交的天才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對於當時周圍的環境有充分的認識和掌握；他熟悉自己的國家的一切，知道自己的能力，國家的力量，更認識敵國——秦國，他知道敵人有比自己強大的武力作後盾，敵人是蠻不講理，恃強作威，他清楚敵人的特點，知道敵人的弱點，他善於掌握特點、利用弱點，對準敵人要害進攻；由於他熟悉自己的國家，他作好一切萬一的準備，他深謀熟慮，處處替國家

設想；由於他認識敵人，於是他不輕敵，更不會把敵人看得太高；於是在外交戰上屢建奇功，打了無數次漂亮的勝仗，替國家保存了和氏璧，替國家在渾池會上挽回聲譽。

完璧歸趙和渾池會，刻劃蔣相如的堅持真理，威武不屈，誓死為國的崇高品質；這是蔣相如在對待敵人的表現。但是蔣相如對待自己國家內部，對待自己人，對待國家內部團結，對待人事糾紛不是抱着怎樣的態度呢？讓我們看負荊請罪一節裡的描繪。我們從中可以發覺蔣相如對待兩種人有兩種不同的態度：對秦王的態度，是對敵人的態度，是絲毫不苟的態度，是堅決反抗敵人、敵我不相容的態度；對廉頗呢？是寬宏大量，是對朋友的態度，解決內部糾紛，一致共同對付強敵的求同存異的團結態度。

廉頗因為地位關係，對蔣相如諸多不滿，出言相譏，這出於妬忌、小氣、鬧意見；雖然蔣相如和他一樣是有共同的目標，有共同的願望要為祖國的光明前途奮鬥。但是廉頗卻存有地位之分的思想，要鬧不團結，搞內部分裂，對蔣相如抱不友善態度；然而蔣相如呢？忍氣吞聲，不作無謂之爭，掌握國家利益第一的原則，在仔細的分析局勢的情形下，他掌握了團結內部，不和廉頗鬧，甘心個人受辱，保持國家團結，面對共同敵人——強秦。蔣

相如充份認識對待敵人和敵人作鬥爭，如果自己內部不和的話一定遭殃，他的對待兩種人：敵人和朋友的明晰的態度和表現，終於使廉頗也佩服、自愧不如。廉頗呢？也有大丈夫的氣概，有爽朗耿直的作風；有錯改之，演出「負荊請罪」的偉大一齣。廉頗的勇於認錯，徹底解決內部不和、鬧人事糾紛的精神和蔣相如的寬宏大量，毫不計較對方的表現，是值得我們學習效法的。

從這簡單的故事裏，我們可以得到許多的教育，對敵人應當怎樣？對朋友更應該怎樣？今天在學校裏、社會上，存在着對我們南大的種種污蔑、打擊、破壞和企圖瓦解南大的陰謀仍舊存在；別有居心者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大量製造堂而皇之，似是而非的荒唐絕倫的所謂什麼魚呀什麼鱉呀之類的謬論和更進一步的採取高壓政策，杜絕學術研究自由，禁止出版書籍，盤問學會負責人，吊銷出版准証等等接二連三的瘋狂步驟；以及學校內部的破壞份子利用一切機會進行破壞同學內部的團結，製造糾紛的一切事蹟都在說明別有居心者在現局勢下是隨時準備向南大瘋狂進攻，對待這些在內在外的別有居心者我們應當如何呢？對待這些人我們得向蔣相如學習，必須認清他們的猙獰面目，了解他們的來龍去脈，更要注意他們的一舉一動，相信這些只知一味追求

靈感底刺激的，患有瘋狂積習病症者的淺學末流、不學無術之輩，將會對我們南大採取進一步的強蠻無理的瘋狂步驟，因為他們是一堆害怕光明的政治掮客。

對敵人要充份認清，才不致失掉警惕，削弱自己的地位。現局勢下，我們內部又應當如何呢？對自己應當有怎樣的要求呢？我的一點點小意見就是必須加強團結，加強教育工作，必須說服更多的同學認清「淺學末流」之輩的瘋狂病態。

當然要加強團結是要有基礎，有目的，有原則，不是亂亂來的；今天同學們都存在許許多多不同的情況，來自不同的角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對待各種不同情況的同學，我們必須在盡可能的情況下爭取他們參加學生會工作，學會工作或其他工作，只要他生活在南大，對南大是熱愛，對破壞南大的人士憤恨，我們就必須爭取他們參加活動，但是對待破壞南大，敵視南大，生活在南大而處處積心慮慮的想阻礙南大發展的人士，我們和他們願望不同，是不可以和他們搞團結的，不但不能搞團結，而且還要隨時的阻止他們，不讓他們有殘喘的機會來破壞南大。至於幹事同學則必須緊密的和同學生活在一塊，多和同學作生活上的交談，意見的交換，幹事們可以在平時掌握任何機會來進行口頭宣傳，口頭教

育；過去幹事們似乎缺乏注意進行思想教育的工作，這在對搞好工作起一定的影響。

我們都是年青人，熱血方剛，火氣旺盛，當然在平時的工作上，學習上或生活小節上往往會發生小糾紛，鬧意見；於是從鬧意見不和到鬧不團結、人事糾紛，進而擴大到搞小集團，鬧宗派，這些都是團結工作上的有力阻礙。要搞好同學們的團結工作，幹事們的團結是一個基礎，沒有幹事的精誠團結，同學的團結工作必定無法鞏固與搞好，對於這些內部意見不和，鬧人事糾紛該怎麼辦呢？說到這裏，讓我們看看蔣相如對待廉頗的寬宏大量，廉頗的負荊請罪，這一切都是我們解決不同意見的良好模範。但是互相諒解以求解決糾紛並不是要大家互相包庇缺點和錯誤，反之是要大家提出善意誠懇的互相批評，要大家誠心誠意的解決意見糾紛，相信任何天大的糾紛，任何纏綿不清的藤葛式的宗派集團關係都能迎刃而解。

鬧人事糾紛是屬於思想問題，是一種思想的表現，要徹底剷除這種錯誤思想，必須長期的堅持頑強的學習、不斷的苦幹工作，在工作中和學習中，消滅它！讓我們以蔣相如、廉頗的精神作為我們的老師！

同學們，讓我們緊緊記着，只有緊密的團結，才能在黑暗強權暴力下取得輝煌成就！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嚴院長在教總緊急會上的演講

本會主席新近先被通知就要取消他的公民資格，接着又被通知要取消他的教師資格。這是很嚴重的事情嗎？就連玉個人看，事情並不嚴重；就社會看，這就非常嚴重了。怎樣去好好地處理這件事情，我相信等一下大家會有適當的具體辦法定下來。在決定具體的辦法之前，要我講話，我想我應該先講一些話，作為大家決定基本態度的參考資料。剛才我說過

，就連玉個人看，事情並不嚴重。因為他為馬來亞教育服務三十多年，原是可以退休了。現在被強迫退休，就退休吧；橫豎他身體不好，退休對於他的健康有利。至於公民不公民，照當前的處境說，就個人看來，也沒有甚麼了不起。不過，就社會看，為人類着想，這倒是一幕悲劇——一生清白而獻身教育的老教師，竟然被戴上「莫須有」的罪名，一旦之間變成了國家的罪人。這真是「人間何世」？我們面對這可怕的現實，到底該怎麼辦呢？有那幾種態度可以採取呢？逃避嗎？可以的。退縮嗎？可以的。屈膝求情嗎？可以的。挺起胸膛嗎？也是可以的。那麼，究竟何去何從呢？對於我們，對於我們每一個教師，對於馬來亞每一個華人，這是一個很難得的總考驗。當然我們該再三再四地考慮，怎樣去對付這個總考驗。

我個人認為「林連玉事件」絕不只是林連玉自己的事情，也

不只是教總這個教育團體的事情；同時，是全馬註冊華人社團的事情，也就是全馬華人社會的事情。「林連玉事件」所以發生，是由於他堅持母語教育平等的原則；母語平等教育的原則，是教總在教育上的基本主張，又是馬來亞華人的公意，是在吉隆坡及怡保華人社團大會一次再次全體無異議通過的。

連玉身為教總主席，他有道義上的責任來批評不利於母語教育平等的教育法令，他有道義上的責任來批評破壞母語教育平等的胡說八道。而所有的批評都是在基本民權以及基本人權的範圍內發出的——那便是言論自由權。這個言論自由權是在於任何民主憲法裏所同有的。在任何民主憲法的統治下，在並非緊急的時期裏，如果言論自由權被剝奪了，不是憲法的死亡，便是政府的違憲。

現在連玉依據憲法，在並非緊急的時期裏，享受言論自由的

權利，却成為國家的罪人。這是甚麼話呢？這真是「天曉得」了！——談到天，我順便談談上帝。我知道，上帝的眼睛是雪亮的。連玉將來去世後，上帝一定歡迎他光榮地進入天國。這將是連玉的最後勝利。相反的，那些要害連玉的華人，上帝就要罰他永遠做狗。這將是敗類的最後失敗。這是我可以預告的，因為上帝已經告訴我了。

話說回到現實來了。對於「林連玉事件」，我們到底應該採取那一種態度呢？在本會，我是一個客卿，我不宜建議大家採取那一種態度。不過，我得提起先賢先聖的一些寶貴教訓——「威武不能屈」；「臨難毋苟免」；「寧為玉碎，不作瓦全」……像這一類的教訓，還有許多許多；大家都會記得比我清楚，不必我再引用下去了。不過，這裏要請教大家：「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此外，西洋人愛說「不自由，毋寧死

」！如果既不公平，又不自由，那又「毋寧」甚麼呢？大家常說，發展馬來亞文化也要吸收西洋文化的優秀傳統；現在，我們要不要學習西洋文化上那種崇高的精神呢？

我想，大家在基本態度上，自然會堅決爽快地作出明智的決定——只要大家作出明智的決定，這個決定就會活在千千萬萬人的心中，就會有千千萬萬人跟大家站在一起。大家絕不會是孤立的。（轉載教師雜誌第三卷第十一期，題目是編者加上去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

「社會論壇」拒發准証

申請證時四個月的南大畢業同學會會報「社會論壇」日前接獲內政部有關部門的覆函表示拒絕發給出版准証。

畢業同學會的負責人目前除了再度向當局提出申請外並且非常關注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等自由的人民最基本的民主權益，所遭受到越來越大的危機。

納粹法西斯的宣傳技倆

·雲陽·

納粹法西斯曾經在這個地球上幹過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給人類社會留下了不可洗刷的恥辱。雖然，他們最後是失敗了，但他們的徒子徒孫還有意繼承祖宗的遺訓，蠢蠢欲動，他們要「奮鬥，奮鬥，再奮鬥！直到勝利！」

不可否認，納粹法西斯曾經顯示過他們的力量，成千上萬的青年曾經被欺騙而甘心跟着法西斯頭子跑，德國，意大利，日本為數不少的人民，曾經對他們領袖的行徑寄以同情。這一切，都說明了納粹法西斯曾經在宣傳上下過一番「功夫」，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今天，他們的徒子徒孫正步其後塵，為了獲取比他們祖宗更大的成績，這些新法西斯份子不僅熟讀德國納粹頭子希特勒的傑作「我的奮鬥」，且參考當代民主法則，找竅門，而在民主招牌下大肆施展其「法西斯式」的宣傳和欺騙，以達到個人卑鄙的目的。

必須指出：納粹法西斯政權是建立在少數資產階級和野心家基礎上，這個政權必然是違反廣大人民切身利益，對於整個社會是起着阻碍的作用。因此，只要人民的覺悟性高，最終是會把這個政權推翻的。納粹們也很清楚地認識到他們政權的不鞏固性，然而，作為一個野心家，他們是不會輕易放棄政權的；恰恰相反，他們通過了各種手段死抱着政權不放，死也要騎在人民頭上。在各種手段裏，宣傳可說是一具有力的武器。納粹法西斯的宣傳最主要的目的是維持腐朽的政權。所以，在施展其宣傳技倆的時候，野心家們不惜操縱了整個國家機器，通過卑劣的手段，來達到他們宣傳目的。

納粹法西斯宣傳技倆，有這幾方面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一，訴諸「感情」而非訴諸「理性」。法西斯政權是反人民，反民族的；少數野心家們所作所為，不是為大眾而是為他們少數人。在進行宣傳的時候，這些野心家不敢訴諸「理性」；相反地，他們對於訴諸「感情」的宣傳却很感興趣。因為，他們害怕的正是理性——在真理的照耀下，他們的法西斯本性將會被暴露無遺，這就決定了他們在進行宣傳的時候不敢進行理智上的說服。另一方面，訴諸理性的宣傳要收到效果，通常要擺出許多事實，可是法西斯份子是不敢面對事實，從這裏我們可以認識到：為甚麼那些野心家們如此害怕訴諸理性的宣傳。希特勒曾經提出這樣的口號：「我們唾棄理性」，「理性可以使你入地獄」；作為希特勒要好的朋友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非常讚賞希特勒的

「高見」。法西斯野心家們之所以熱心於訴諸感情的宣傳，除了避免本身醜惡面目被暴露外，另一個原因是這樣的宣傳方法可在短時間內收到效果。訴諸感情的宣傳，主要就是通過一些容易使羣衆產生「好感」的名詞來迷惑人民，使人民在模糊不清的情況下接受了他們的擺佈。譬如希特勒常常利用一般民衆的心理，高喊：「我們亞利安族」、「我們民族的傳統」、「我們不可遏阻的志願」……等口號，來引起人們對他的好感，以便使他更有條件地殘殺國內國外人民。

第二，理論要談，聲明要發。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寫道：「對於一種世界性的理論，只有用另一種世界性理論去戰勝它……」由此可見，法西斯頭子雖然唾棄「理性」，但他們並不拋棄「理論」。他們理論的精華是：「似是而非」、「斷章取義」和「強詞奪理」。野心家們不擇手段「創造」各種荒謬的、無理性的「理論」，主要目的是來誤導人民，以維持其獨裁統治，當這些謬論被戳穿的時候，最初，他們不停地發表聲明，進行所謂「反駁」，在「反駁」的聲明裏，除了保存他們「理論文章」原有的三個精華外，法西斯份子還一貫地表現出他們兇惡的本性，這是「聲明」的另一個特色：污蔑、漫罵與恐嚇——這也就是希特勒所高喊的「答覆一切」的具體表現。他們要這樣做，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一方面可以使一些對他們存有同情的人不至於驚慌失措，另一方面也顯示他們本身是「堅強有力」和別人的「日暮途窮」。可是等到法西斯份子看到情況對他們不利的时候，最後，這些野心家們乾脆以高壓手段消滅一切反對的言論，使所有宣傳工具都替他們服務。

第三，有謊可撒，絕不錯過。一個法西斯獨裁者總要把自己扮成「全能」、「全知」的人物，處處表現出他的不凡，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不斷撒謊（因為沒有撒謊，就顯不出他是「偉大」的）。於是，他們指鹿為馬，把黑的說成白，把白的說成黑。一句話，法西斯獨裁者都是撒謊專家，他們可以說了不算，作了不認帳，這是他們的慣技。法西斯份子的可恥撒謊，在歷史上是不勝枚舉的。比如，墨索里尼在入侵阿比西尼亞之前一再否認他有意侵略，到了他開始侵略時，他又撒了一個謊：說阿比西尼亞是侵略國；接着又撒了一個謊：說他已証實阿比西尼亞在用英商供給的達姆彈；可是事實上國際的救護隊却証明了墨索里尼用毒氣進攻阿比西尼亞。在這方面

，希特勒一點也不落後，有名的國會縱火案，誰都知道他是為了驅逐議會中的反對黨，他就可以掌握政權，於是便由他親近助手戈林導演成一場火災，而他却以反對黨縱火向世界宣傳。這種技倆，日本法西斯頭子也表現得很到家。東北「九一八事變」以及七七蘆溝橋戰爭爆發原因，是日本製造的，但日本却厚顏無恥地說什麼中國人殺了日本的軍官和士兵，好像戰爭的發生是中國引起的。

撒謊是納粹法西斯政權的主要武器。但是，撒謊者無論如何巧妙地進行欺騙，謊言還是謊言，事實將遲早揭穿這個謊言。一旦謊言被揭穿，法西斯政權有整個場台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法西斯野心家們就會使出更加毒辣的手段，撒出更大的謊言。然而，這種「手段」和謊言由於是在一種「作賊心虛」的處境下想出來的，所以常常是前所未聞，稀奇古怪和荒謬絕倫的。比如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德國在一九三八年頒佈了一條法律，說是信仰納粹政權的人，才能領取汽車執照；在日本法西斯則有取締不穩思想的法律，這種法律是由軍隊、特務和秘密警察執行的，他們檢查人民的信件、偷聽電話……對於這些法西斯野心家來說，「所謂正義已置於政權的腳在踐踏着，所謂法律，只是一黨的如意武器」。

第四，嫁禍外人，壓制思想。納粹法西斯的政權既然是建立在少數人獨裁專制的基礎上，因此，這些統治者當然不喜歡也不願意本國人有機會接觸國外的思想與現實，於是他們便在文化思想方面進行極其嚴格的統治，他們不僅禁止一切外來書籍，對於本地的報章，也加以徹底的統制。壓制人民的不滿和憤怒，阻止一切要求改革的批評、建議，藉以撲滅國內民衆對政府的敵意根源。然而，歷史上的許多事實，清楚地告訴我們：一切高壓的手段終歸要失敗的，納粹法西斯也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他們除了採用上述高壓手段外，還運用一種技倆企圖使人們歡迎加諸他們的限制，或者至少減輕人們對於他們高壓手段的不滿：他們利用國內的動亂和不安（這些動亂不安實際上是由當政者的錯誤政策所引起的），大力宣傳這些動亂和不安是外來別有居心者的陰謀。比如遇到一樁罷工事件，他們便盡量污蔑說：罷工主持者接受外國津貼，以造成人們對該國的敵視；又如過去中國的新舊軍閥，為了殘殺文化工作者，就大放風聲，說這些被殺者都接受蘇聯的「虛布」。這一切，都充份說明了野心家們的無聊和無恥。法西

斯獨裁者也會利用人民不滿外國的心理，創立了一條定律：「一切壞事都是外國人幹的，一切好事都是屬於我自己的。」

第五，製造敵人，嚇唬民衆。製造敵人是法西斯在宣傳上的一個重要方法。許多法西斯頭子都喜歡採用這個方法。我們知道：納粹們的宣傳實際上是進行欺騙的勾當，為了叫民衆接受他的宣傳，就有必要「製造敵人」，「製造敵人」主要是為了宣傳上的用處，所以不用真有其人，只要這個敵人說起來非常可怕，甚至使人毛骨悚然就好了。納粹法西斯的魔鬼們之所以會對「製造敵人」特別感到興趣，是因為這個人為的「敵人」在宣傳上會起這樣兩個作用：第一是轉移視線，繼續維持專制統治；第二是提高野心家個人的威信，造成許多盲從的現象。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根本無所謂外患，當時各民主國家都在尋求以及保持和平的外交政策。但希特勒却對他的軍隊說：「德國仍在種種敵人壓迫之下，你們曾經在過去那紅色的毒龍布爾什維克主義（即共產主義——筆者）騷擾過，現在你們應在神聖的旗幟下盡你們的義務……」；又如當德國、意大利統治者在干涉西班牙內戰時，法西斯頭子戈培爾却說猶太人、共產黨在奪取世界的領土……這些「兇惡」而「恐怖」的敵人，實際上並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事實已証明這一點）。可是這些法西斯份子却煞有其事的日夜宣傳，為的是什麼呢？為的是轉移人民對他們不滿，為的是達到幾個喪心病狂者個人的野心和卑鄙目的；因為當大家都感覺到自己是在相同危機下（如所謂「紅色的毒龍」……等等），他們也就願意承受一切的限制，一切痛苦，一切的災

難……在這種情況下，獨裁者的陰謀詭計和卑鄙目的方能實現。那麼，「製造敵人」何以又會提高這些法西斯領袖的威信呢？理由是：當人們感到自己是處在極端恐怖環境的時候（雖然這個恐怖常常是法西斯一手造成的），他們常常渴望着英明領袖的出現，解除此種恐怖，因此，假如這個法西斯獨裁者不是白痴的話，他利用「人類受了威脅就會傾心於一個領袖」的心理，是很容易建立他的威信的。因為：敵人既然是領袖虛構的幻影，因此他盡可耀武揚威，表現出領袖是有信心去戰勝這些「邪魔」的，這樣，「民衆就會把希望寄託給他，一切任由這位領導來擺佈。」

上述數點，僅就納粹法西斯們在宣傳中較能起作用者列之。然而，有必要指出：納粹法西斯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是的，數十年前的德國、意大利、日本等國的人民，曾經被誤導過；但是，經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全世界人民在思想上政治上已是大大提高了，即使是日本、德國、意大利的人民，亦非數十年前所能比擬的，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新變化、新發展。廣大人民思想政治覺悟的提高，正是納粹法西斯以及一切反人民和反民主政權崩潰瓦解的時候。今天，有一些沒落政權的「孤家寡人」為挽救其死亡，正使出渾身解數的工夫，企圖維持其政權。他們儘管如何深入地學習和模仿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宣傳手法；但是，可以肯定：覺悟了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他們有足夠的信心戳穿這些法西斯式的宣傳和推翻法西斯式的政權。

（取材自「The New Propaganda」by Amber Blanco Write）

幾句話

編輯部

讀者們，好久不見了。

在這不算漫長的停頓，是夠使我們與關心的讀者們互相思念的。甚麼因素造成這一大段的間隔時間呢？編者們不肯做嗎？沒有讀者嗎？經費不足嗎？不是，一百個不是。

在新加坡這彈丸小島，文明的進步沒有像歷史悠久的古國一樣，經歷過野蠻時代，啓蒙時代才邁進文明時代。歷史的發展更沒有石器、青銅……原子、太空時代的過程，一百多年短短的歲月，還夠不上構成兩個世紀。文明與文化是更需要極力鼓勵與栽培，才能不致落后甚至可以媲美外國，可是我們得到的是什麼呢？

民族文化與教育在以往受到政黨政治的喜怒哀樂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一個政黨要上台時則以維護民族教育文化為資本，要花槍；政黨落魄了，也就大幹其扼殺民族教育，文化的毒招。政黨有興衰盛亡；教育文化是永遠向上發展的，是「百年樹人」的豐功偉績，民族教育，民族文化何罪之有？

現在有人企圖以「扼死雄雞怕天亮」的蠢行來對待言論與出版自由，論壇的延擱就在於此。出版與言論的自由被禁止不足造成人們的恐懼，担心的倒是：由於政黨的落魄而胡幹起「抹殺學術研究，摧殘文化教育」大罪行，那才是使全民痛心疾首。

論壇的出版，是有着客觀的限制的，望讀者珍惜她。